

抗震救灾话今昔

——炉霍县扎西泽登家史

中文系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张成海

秋收大忙天，我这个残废人也闲不住。太阳刚刚冒出山边，我就提着茶桶往生产队社员劳动的地里去。秋天的田野，格外好看，到处是一片金色世界；秋收时节的社员，格外忙碌，到处都是战斗的景象。刚到地边，还未等我开口，一个小伙子就学着我的话高喊：“喂，再好的马饿了要吃草，再能干的人渴了要喝茶，快，不然汗水不够流啦！”喊得大伙都伸起腰来笑了。社员们一边喝茶一边谈笑，队长拿着一把割下的青稞走到我跟前，扶我坐下说：“再忙也不用累着你呵！倒也是，看着这一片丰收景象，谁还闲得住？你看这青稞长得多饱满。”我接过队长手里那把青稞，掂一掂，摸一摸，忍不住掰开一粒丢在嘴里，连声说：“看在眼里，甜在心里。不是真看见，谁也不会相信地震后会有这样的丰收。”

队长笑一笑，到一边同社员们谈话去了。我坐在地埂上，看着社员们一张张洋溢着欢乐的脸，听着他们愉快的笑谈，再望望四周一片一片金色的青稞，这哪里象受到地震灾害的地方呵？但是，山脚下，山村边，不正在重建庄房吗？庄后树林间不是仍然支着帐篷吗？那边山梁上的裂缝不是还摆在那里吗？“抗震救灾，重建家园”的大标语还在岩石上闪光哩。

我活了六十三岁，经历了两次地震。两次地震，两种景象，真叫人终身难忘呵！

(一)

五十年前，我十三岁了。是春天的一个傍晚，我正在屋里劈柴，突然狂风大作，霎时天昏云暗，山摇地动。我还没来得及往外跑，房子就轰隆一声垮下来，把我压住。等阿爸阿妈从地里赶回家把我掏出来，我的大腿骨砸断，臀部砸伤，尾椎骨也砸碎了。幸好，我家的住房象狗棚一样，上边盖的树枝和杂草，才没把我压死。我摸着身上的鲜血，长一声短一声地直叫，阿爸阿妈守在我身边也只是哭。阴云压在地面上，田野里、山坡上，到处都是凄惨的哭声和呼天抢地的悲号。天黑了，没有一点火光，只有远处远处的哭声连成一片。没有地方可以遮蔽一下露气，没有一点东西可以填一下饥肠，全家人在寒风里瞪着眼挨过这个可怕的夜晚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阿爸准备把头天讨来的一点粮食掏出来充饥。他正在那里用

力地掏，粮食还没掏出来，寺庙的管家严学斌就气呼呼地跑来了，要阿爸马上去给他家掏东西，修房子。

阿爸被迫去了，家里剩下阿妈和才几个月的小弟弟守着我。只有十岁的大弟弟一个人出去要饭。到处都受灾，哪里讨得到东西。他经常是清早提着空篮子出门，深夜仍然是提着空篮子回家。我们只有扯野菜吃，不见一颗粮食，不见一粒盐巴，野菜吃得人青水直冒。我的病越来越重，伤口化浓生蛆了。一天，听说一个门巴从康定来到虾拉沱，我就对阿妈说：“阿妈，我实在受不了啊，请那个医生给我看看吧。”阿妈埋着头，很久没出声。我又喊：“阿妈，我真熬不住了，请医生给我看看嘛！”半晌，阿妈眼里流出了眼泪，俯下身来搂住我说：“儿啊，不是阿妈心狠，这医生我们穷人请不起呀！我早就听说过了，他给病人打一针，吃一副药，要五十个银元，不然就是五十桶粮食。我们家连吃的粮食也没一粒呀。你忍着点吧，慢慢会好的。”阿妈的眼泪流到了我的脸上，我不能再让阿妈伤心了。忍吧，拖一天算一天，拖一月算一月。眼睁睁看着一个又一个被打伤的穷人因为无法医治死去了，我仍然忍着。几个月后，我的病居然慢慢地松了，终于活下来了。可是，在那次地震中，光我们瓦达寨当场压死和无钱医治病死的就有八十三人。

一天，阿妈和弟弟正在煮野菜吃，寺庙的一个管家跑来，要我家捐十个银元培修寺庙，不拿到钱，管家坐着硬不走。阿妈只好到一个姓田的地主家借了十个银元，才算打发走了管家。

没过几天，寿灵寺的一个喇嘛又跑到我家来，要我们捐二十个银元做祈神免灾的念经费。我家连遮风避雨的狗棚也搭不起，在野地露宿了几个月，那有银元放着，这不是想从鸡脚杆上刮油吗？阿妈对喇嘛说：“菩萨心地仁慈，看我一家伤的伤、病的病，连个遮露气的地方也没有，就免了我一家吧！”喇嘛瞪了阿妈一眼又闭上眼睛，一边捻着佛珠一边说：“免了你家的捐，就免不掉你家的灾呀，看着办嘛！”阿妈没法，只好向管家严学斌借了二十个银元，才把喇嘛打发走了。

阿爸去后，好久都没回过家。一天下午，正在扯野菜的弟弟飞快地跑到阿妈跟前，直喊“阿爸回来了！”我听了也高兴起来，心想，家里有阿爸，日子总会过得好一点。阿爸拢来了，只见他脸色苍白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。阿妈迎上去扶住他问道：“你病啦？”阿爸有气无力地答道：“我的眼睛不行了。”阿妈惊叫了一声。她看看阿爸，又望望我，再也说不出话来，象瘫了一样坐在地上。半天，她才叹了一口气，站起来理野菜去了。阿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家里就真的塌了天啦！不管怎么样，也得想办法把他的病医好。阿妈又硬着头皮往严学斌家里去。不等阿妈把话说完，严学斌就大骂起来了：“前几天赏了你的脸，借给你响当当二十个银元还没还，今天又来了，就凭一句话，还要我把钱借给你？”

阿妈再三苦求，答应今后多给他家打短工，才又借到十个银元，请喇嘛给阿爸治病。十个银元用光了，一大笔债摺上了，阿爸的病不仅没见好，反而越来越重，最后双目失明了。阿妈又是累，又是急，不久也生了重病。头人窜到家里来，看看阿爸是个瞎子，看看阿妈病倒在床，看看我已残废，就在我弟弟身上打主意。要他去支差，给国民党送行李到朱倭。从虾拉沱到朱倭，来回两百多里路。弟弟当时才十一岁，阿妈拖着病

送他去。沉重的行李，压在弟弟肩上，扑簌的泪水淌在阿妈脸上。弟弟走了，阿妈的心那里放得下。寒冷、饥饿、悲愤、病痛，一齐向阿妈袭来，没过几天就夺走了阿妈的性命。小弟弟饿得哇哇大哭，扑在阿妈的身上，使劲地衔着阿妈的空奶头。不到两天，可怜的小弟弟也饿死了……

过去的规矩，不管那家生小孩或死人，都要向喇嘛寺庙报告，还要送礼。我家没有钱，就没去报告。喇嘛知道了，跑到家里狠狠地骂了一顿，说我们违犯了寺规，罚我家十五个银元罚款，十天内交清，若有违抗就要挨皮鞭。哪里去找这十五个银元呵！一家人正在发愁，债主又逼上门来。我们好话说尽，刚刚打发走这个，那个债主又逼上了门，两天内，就有六个债主要账。六个债主的账合起来共计四百桶青稞（每桶十二斤，共四千八百斤），铜钱七百四十个，茶叶九支（每支十二袋，每袋五斤，共五百四十斤）。这债象山一样压在身上，叫我们这病残幼弱的一家怎么还得清，阿爸气愤地对我们说：

“你们今后千万不要再到土司、头人、管家那里去借债。这债呀，象地里长的洋芋一样，越结越多，象毒蛇缠在身上，越缠越紧，害死人呀！”

弟弟望着阿爸说：“阿爸，我们就逃走吧。”

说起逃走，我也早有这个想法。地震后，我们瓦达寨共五十户人，今天走一家，明天走一户，已经流浪出去四十五户了。但是，我们家病的病，残的残，逃出去也是死路一条，便一直下不了这决心。眼下，再不逃是不行了。我就对阿爸说：

“阿爸，我也能够慢慢地走了，逃吧！”

深夜里，弟弟拉着瞎子阿爸在前面走，我跛着脚跟在后面。我们离开了瓦达寨，逃出了虾拉沱。这时，瓦达寨就只剩下一家管家、一家地主、一家头人和一家富裕农民，共四家人了。

夜色漆黑，只听得见阿爸的喘息和弟弟招呼阿爸的声音。鲜水河奔腾咆哮，象是直冲着我们扑过来，要把我们父子三人吞掉。我们害怕管家、土司、头人追上来，只管高一脚低一脚往前奔，一心只想逃脱那可怕的债务。

我们一边走一边要饭，十多天才走了一百多里路，到了一个牧场。那里的牧民同农区的农奴一样苦，讨饭很困难。回去吗？明明是死路。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想起自己在很小的时候，学得了几个藏文字，便决定去学刻麻柳石〔注〕，还可以弄到几粒奶渣吃，得几口藏茶喝。

那时候，刻麻柳石是最叫人瞧不起的手艺，刻麻柳的人被认为是卑贱的人。我们奔东家，走西家，白天晚上拿着锤子叮叮咣咣地敲。我的技术不好，得到东西少，不能维持阿爸、弟弟和我三人的生活，更何况刻石也不是经常有的活路。于是我又同弟弟一起卖唱，在牧场上到处流浪。阿爸受不了路途的奔波和饥寒，更受不了那无尽的屈辱和辛酸，在流浪途中死去了。我们兄弟两个东飘西荡，在牧区流浪了七、八年，走遍了牧区的山山寨寨。后来，听说红军到了虾拉沱，我们便赶了回去。等我们走拢，红军已经开走了。土司看到我们冷笑着说：

“你们为躲我的债，逃跑了这样久，我宽宏大量没去抓你们。今天你们自己认罪来了，快把账还来吧！”

我们哪里有钱还他的账，只好给他家当终身娃子抵账。我们在苦海中煎熬，在苦海中挣扎，一直到解放。

这就是五十年前那场地震给我家带来的惨祸。在农奴制度下，遇到这样的天灾，对我们穷苦人那才叫雪上加霜，苦中添苦呵！

(二)

这次的地震比五十年前那次地震更厉害。说来奇怪，五十年前，我手脚伶俐，被压在房子里打成残废。这回，我这个残废人却跑出来了。

那是二月六日天刚黑的时候，我们全家人正围着吃晚饭，突然狂风怒号，房子咯吱咯吱地响，墙上的土喇喇地往下掉，整个房子都剧烈摇动起来，顿时叫人头晕目眩。我意识到这是地震，就急忙喊：“地震！快往外跑！”刚跑出门外，震动越来越大，人也站不住。只听得轰隆一声，身后的房子倒下来，这时我已在院坝里了。不是我福大命大，是解放后我们住上了结实的好房子。

几分钟后，地震就给我们摆下了烂摊子。社员的住房几乎全部倒塌，人畜打死不少。余震未消，又下起了大雪，不到两个钟头，雪积了一尺多厚。一片白茫茫大地摆在眼前，我们一个个惊呆了，站在漫天风雪里不知怎么办。这时，大队党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来了，他们一家一家问明情况，并且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布置救灾战斗。熊熊的篝火点起来了，一个个通红的火把到处闪动，抢救伤病员的战斗开始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亲人金珠玛背着行装，小跑步开进了我们瓦达寨。他们放下行装，来不及拍打一下身上的雪花，就动手给我们掏粮食、衣物，帮助群众搭临时住房，掬水，煮饭。一个战士把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送到我手里说：“阿伯，快吃下这碗饭吧，暖和暖和！”金珠玛啊金珠玛，真不愧是毛主席教育的好军队。为把我们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，他们流过血，今天，又来帮助我们救灾。我接过这碗热腾腾的饭，热泪直往碗里滚。

天黑了，他们在野地上扫开积雪，撑起了一个个帆布帐篷。我想，同志们忙了一天，早该好好休息一下。帐篷搭好了，却不见他们把背包放进去。一个战士走到我跟前说道：“阿伯，您家的临时住房还没搭好，就住到帐篷里吧。”我心想，亲人们长途行军，又累了一天，休息不好，会把身体拖垮，宁愿自己受点冷，也不能让亲人们吃苦。我无论如何也不肯去。几个金珠玛推的推，拉的拉，硬把我往帐篷里掀。我问道：“那你们住哪里呢？”

几个战士齐声回答说：“我们有办法，您放心好啦！”

我们全家人哪里睡得下去，坐在帐篷里，看他们究竟有什么办法。我们的亲人金珠玛啊，把没有歇处的都劝进了帐篷，又到寒风大雪里干活去了。只见火光中，人来人往，呼声不断。直到夜深了，才见他们停下来，打开被包，三个一块，五个一群，挤在雪地里睡下了。

天上的雪，越下越大，地上的风，越刮越猛，片片雪花，落在亲人们的身上，痛在我们的心上。我悄悄走到金珠玛的身边，有多少话要说，却说不出，只说了两句：“这样不行呵，冻坏了咋办？”战士们却爽朗地回答说：“只要老乡没冻着，我们再冷，

心也是热的！”我感动得只有伸出两个大拇指，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”

地震的第二天，附近不少县的领导带领慰问团和救灾人员，到灾区慰问和支援来了。接着，省内外各地机关、厂矿、学校、街道的慰问信也象雪花一样飞来了。

紧接着，从全国各地支援灾区的大量物资运来了。公路上是成百上千的汽车川流不息地来回奔跑，送来了各族人民的友谊。各条战线的救灾人员也纷纷奔向灾区。

医疗队也从北京、从上海、从省里赶来了。他们一放下行李，就在雪地上撑起帐篷，设立了“战地医院”，不分白天黑夜地抢救病人。有的翻山越岭到很远的地方去看病，有的带病坚持工作，有的几个夜晚不睡觉，看守病人，给病人喂饭喂药。不少受伤的人，因为得到及时治疗，都很快恢复了健康，投入了春耕生产和重建家园的战斗。想起在解放前我无钱医治而成残废的遭遇，真为阶级兄弟们今天的幸福高兴啊！

二月九日那天上午，我正在给金珠玛讲五十年前的地震给我带来的灾难。突然，一个战士喊起来：“飞机！毛主席、党中央派飞机来了！……”。我抬头看去，在碧兰的天空里，一架架银色的飞机正在盘旋，我忘记了自己是残废人，猛地跳了起来，高声欢呼：“毛主席万岁！共产党万岁！”顿时，整个虾拉沓到处都是欢呼奔跑的人群，沉浸在一片欢腾中。虾拉沓两边是五千多米高的大雪山，中间只有七百米宽的峡谷，两山之间又是厚厚的云层，飞机顺着山谷飞来了又飞去，飞去了又飞来，寻找着空投目标，一直连续十次试投，才把物资空投下来。看到一包一包的东西从飞机肚子里掉下来了，满天密密麻麻，直往下坠，我就想起一个关于神鹰的传说。据说古时候，曾经有一只神鹰，飞到了炉霍雪山，在这里盘旋翱翔，给人们带来了幸福。今天，人民的幻想成了现实。看那银色的神鹰给我们带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关怀，带来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盛情，我望着神鹰，纵情高呼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毛主席、党中央送来的救灾物资发到我们手中来了。帐篷、大米、盐巴、茶叶、被盖、棉衣、单衣、钢精锅、钢精壶、钢精瓢、饭碗……，哦，还有筷子！我双手紧紧捏着一把筷子，满心的激动说不出来，满眶的热泪涌出眼眶。一双双普通的筷子，说明党和毛主席为灾区人民想得多么周到呵！一双双普通的筷子，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，体现了我们伟大祖国这个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和团结。

毛主席不仅给我们送来了物资，还派来了慰问团。二月十五日，毛主席、党中央派的慰问团跋山涉水来到了。那天天刚亮，我就一颠一颠赶虾拉沓去，欢迎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亲人。汽车开来了，亲人们跳下车就和我们亲切握手。会上宣读了党中央给灾区人民写的慰问信。听着字字句句充满了温暖和关怀的慰问信，我象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慈祥的笑容。夜里，我叫侄女把党中央的慰问信再念给我听，念了一遍又一遍，越听越想听，我决心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“奋发图强，自力更生，发展生产，重建家园”的号召，同广大群众一道，把受灾地区变成革命和生产都比较先进的地方。一家人都很兴奋，大家都表示了决心，一定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，为抗震救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

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指示象春风一样，吹遍了炉霍山区的家家户户；象春雨一样，滋润着春草吐芽，染绿了鲜水河畔。春耕生产的战斗打响了，缺少畜力，社员就三三两两的用人拉犁头，深翻土地；缺少运肥工具，有的脱下身上的衣服搬运肥料下地；缺少劳

动力，贫下中农社员就白天抓紧时间拼命干，晚上也打着火把搞夜战。一天，金珠玛对我大儿媳说：“你家还没有住房，就抽几天时间修个临时住房吧。”扎西回答：“没有什么，住房可以晚点修，播种可不能耽误呀！”我也笑着直点头。

当麦苗生长起来的时候，社员们又投入了重建家园的战斗。大家齐心协力，互相帮助，几个月中，修好了住房，家家都有“绷搁”（全用木料做成的，能够防地震的房子）。我家也修起了两层的住房，制齐了全部的家具。

我望着眼前这一片丰收景象，把五十年前后两场地震细细比较。同是这块地方，五十年前的地震，整得我们全家家破人亡，逼得全村穷人四处流浪；五十年后的地震，被我们战胜了，我们也在抗震救灾中受到了教育，受到了锻炼。记得队长经常领我们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：“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只要有了人，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。”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真好。过去，活佛、头人总说地震是菩萨降罪，天灾加人祸，把我们弄得好苦。现在，有了社会主义制度，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我们战胜了天灾，真是“人定胜天”呵！想到这一切，我这个残废人也浑身是劲，总想把自己的汗水多洒些在抗震救灾的战场上，用实际行动批判林彪、孔老二的“天命观”，报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恩情。

（注）：在石板上刻上“嘛哪边边哄”等经文，表示向菩萨祈求福佑的一种迷信活动。